

國學基本叢書
續後漢書 下

郝經撰

本國
叢學
書基

續

後

漢

書

下

商務印書館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四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漢

孟達

父佗申耽

黃權

叛者反君背國不臣之甚者也。春秋之時，始則諸侯叛王，次則大夫叛諸侯，又其次則陪臣叛大夫。聖人每謹而書之，以正不臣之罪。其叛而去者，祗曰出奔。如衛元咺奔晉，晉狐射姑出奔狄，之類是也。據邑而叛，不得已而去者，則曰自某奔某。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之類是也。其叛皆在其人也。據邑而叛，以地歸我者，則曰以某地來奔。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類是也。叛人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我之納叛人之罪，尤重也。然祇曰奔，不曰叛，猶未絕之也。入國據邑以叛者，則曰入于某以叛。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之類是也。入則逆辭，以則彊辭，故直書叛絕之也。援外國入國據邑，披地逼君以叛者，則曰自某國入某國，據某地以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之類是也。曰自、曰入、曰以、曰叛、言重辭復甚之也。所以辨名定分。申固王法。人臣委質。可死而不可叛也。人君之命。可殺而不可較也。三國之義。魏爲篡漢之盜。吳始叛漢而終爲漢。與漢犄角治魏。故漢臣之始入於吳。終降於魏。吳臣之遂降於魏。皆叛臣也。魏之臣亦有入吳者矣。欲正君討賊。故申其志而不治也。篡叛臣爲叛臣篇云。

孟達字子度。扶風人也。父佗。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讓家監奴典護家事。招權納賂。賣官鬻獄。佗仕不遂。乃盡以其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盡破。衆奴皆暫問佗所欲。佗曰。欲得卿曹拜爾。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佗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佗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佗。佗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佗又以葡萄酒一斛遺讓。卽拜涼州刺史。佗生達。劉璋之遣法正迎昭烈也。令達副正。各將二千人。昭烈因令達并領正衆。留屯江陵。蜀平。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攻上庸。昭烈疑達難獨任。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達、耽、儀並聽節制。關侯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侯命。會侯覆沒。昭烈恨之。封與達復忿爭不和。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昭烈曰。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領將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河上

原注左氏傳秦伯納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助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率所領降魏時曹丕初卽王位旣宿知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不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夏而歸商百里奚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而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助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懼心從之昔虞卿入朝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于卿情過于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是以弛網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

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當且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輕騎徐徐來東。達至譙。進見容觀閒雅。才辨過人。衆皆屬目。丕乘小輦將出。執達手撫其背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遂與同載。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群臣以爲待之太過。不宜委以方任。丕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篙箭射篙中爾。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遣書勸封降。封不答。申儀叛封。封走成都。昭烈殺之。申耽遂降魏。魏降耽懷遠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與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有金城千里而失之乎。聞者知其必復叛也。諸葛亮南征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時蔣琬費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所。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爾。謹案。陳志費詩傳載詩語。及諸葛亮書稱。昭烈皆曰先主。蓋陳壽所改書。今此作先帝爲得其實。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己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遇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乖離乎。謹案。陳志費詩傳作華離。冊府及通志俱作乖離。與此合。志誤。嗚呼孟子。斯實劉封

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度量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始達爲曹丕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旣而不及階尚。

皆卒遂失寵賴內不自安于是復謀歸漢達與申儀有隙儀密表達有異志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發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雒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請命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懿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達

其首于雒陽四達之衢

原注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等開門內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懿

聚衆數千家故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操操加其號爲將軍領上庸都尉達平弟儀內徙耽卒於南陽王冲者廣漢人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

原注蜀志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爲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

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及昭烈

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劉璋稽服乃詣昭烈降昭烈假權偏將軍

原注徐衆評曰

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帝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

及曹操破張魯

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昭烈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操。然卒破杜漢。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卽位。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昭烈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昭烈自軍江南。謹案。今志作自在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斷圍。南

軍敗績。昭烈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所領并南郡太守史邰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

所假印綬。檠戟幢麾。牙門鼓車降魏。曹丕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不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

耶。權對曰。臣過受漢王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

善之。賜權金帛。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卽日召使驂乘。及

封史邰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漢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昭烈曰。朕負權。權不負朕

也。待之如初。原注。裴松之曰。漢武用虛枉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謂也。漢降人或云誅權妻子。

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曹丕詔權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

得審問。果如所言。昭烈凶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不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間。累

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震懼。而權舉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

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曹叡景初三年。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叡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

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謹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黃權對魏明帝之言。若以魏爲正

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祖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尙書郎。隨衛將軍諸

葛瞻拒鄧艾戰於綿竹。死之。

議曰。孟達反覆。逞其梟黠。終於誅滅。宜矣。黃權知慮逼臆。屢形忠諫。有大將軍之才。不幸而陷入曹氏。昭烈以負權自責。權惜一身。覲面僞朝。豈不負昭烈哉。若郝普。糜芳。士仁。吳之韓綜。孫秀。孫壹。步闡。孫楷。皆漢吳叛人。概見諸傳。普爲吳譎。舉零陵以降。使漢分荊州而不能討賊。掎角用武。芳仁爲吳譎。使吳襲殺關侯。遂失荊州。而不能討賊。三子之罪大矣。吳之叛人。大抵皆孫皓時多其宗人。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故叛者有罪。致叛者獨無罪乎。紂貫盈而億兆離。皓惡稔而親宗叛。天命絕去。稱爲獨夫。迹底滅亡。可不戒哉。

贊曰。策名委質。是守是死。山岳可移。心無彼此。偷生隕節。挈瓶畀人。尙克視息。豈爲人臣。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五上

列傳第七十二上

篡臣

魏

司馬懿子師 昭 司馬孚子望

夫取不以道曰篡。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弗慙，不待教而誅之。況放弑奪攘，盜有神器者哉？故弑

兄而有國者，篡其兄者也。原注：魯公子翬弑隱公，桓公以弟篡立是也。弑父而有國者，篡其父者也。原注：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而立是也。弑君而

有國者，篡其君者也。原注：齊田恆弑簡公而有其國是也。立於弑逆之朝而不討亦篡也。原注：晉成公立而推惡於人而誅

之亦篡也。原注：魯羽父立桓公而討鴛氏有死者是也。由己以致弑亦篡也。原注：楚公子比劫立而靈王縊是也。紿而不悟亦篡也。原注：晉張貴人弑孝武而云因嬖

暴崩而安帝。原注：鄭歸生從子。逼而從人亦篡也。原注：公弑靈公是也。王法所不赦，春秋所必絕，慘焉爲天下萬世之大變，必

殘其人，滌其宮，以爲亂臣賊子戒。故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凡寬假縱釋者，謂之獎篡。又何從而與之乎？

自王道凌夷，春秋不作，三家始篡晉，田氏始篡齊。然祗有一國，而未有天下，遂受命而帝者，厥後莽雖僭

竊，繼卽鬱滅。而光武中興，曹氏欺奪，雖有中國，而帝統自在。昭烈天下猶夫漢也。至司馬氏父子四世，穿

穴締構弑一君。原注：高。廢二君。原注：齊王芳。賈鄉公。陳留王奐。戕落本支，誅除人望，賊殺義士，酷甚新室。曹氏之初，遂取漢篡魏，平吳，盜有天下，受命而帝，十有八世，載祀二百，自昔篡弑，未有若斯之極也。當時史臣爲尊親諱，自爲一代，不敢貶抑，其一時篡竊臣僚，皆與爲佐命元勳，猶未旣備責也。至後世著述者，因仍不革，是獎篡也，不可以訓，故正名定分，以懿師昭爲首惡，賈充諸人爲魏臣，而盜魏與晉者，皆以爲篡臣。如宣王、景王、文王等，不制之號，皆削而不書，始終名之，如操之於漢云：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晉而下，宋弑兩君而篡。原注：安。齊弑兩君而篡。原注：晉。王順帝。晉。梁弑一君而篡。原注：和帝。陳弑一君而篡。原注：敬帝。隋弑一君而篡。原注：帝。靜。後梁弑兩君而篡。原注：昭宣帝。昭宗。後晉弑一君而篡。原注：潞王。後周弑二君而篡。原注：湘陰公。隱帝。皆無討而有天，下三代二漢之治，不復見生民之禍日深，以篡弑奪攘爲常事，三綱淪九法斁，皆晉啓之也，可不治哉！可不絕哉！

司馬懿字仲達，京兆尹防之子，兗州刺史朗之弟也。有狼顧相，反顧則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博學洽聞，性深阻，若城府，任智數，多奇略，尤善孫吳兵法。見漢室衰亂，潛蓄異志。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辟之，懿以風痺辭。操使人夜往刺之，曰：若動卽殺之。懿堅臥不動。及操爲丞相，又辟文學掾，敕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從命，使與子丕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操爲魏王，轉太子，丕中庶子，丕信重之。遷軍司馬，孫權請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懿卽勸操代漢。操不納，尋卒。曹丕立，封河津。

亭侯轉丞相長史及篡代以懿爲尙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尙書右僕射五年丕觀兵吳疆留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尙書事六年丕復大興舟師伐吳復命懿居守太和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景初元年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

謹案晉書增封事在景初二年

初燕王宇謂叡關中事重宜遣懿使道從河內西還詔已行而叡疾篤復納劉放

計罷宇召懿叡自力疾爲詔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初懿至襄平夢叡枕其膝曰視吾面俯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受詔便道鎮關中次於白屋而辟邪以詔至令馳入雒陽三日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懿疑雒陽有變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流涕問疾叡執懿手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卿指示齊王芳曰此是也卿其輔此朕無所復恨又教齊王令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遂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芳立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改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尙書奏事先由己乃徙懿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懿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正始二年秋七月增封食鄆臨潁并前四縣邑萬戶助望日盛而謙恭愈甚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謀遷郭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於是與爽有隙五月懿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

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乃與當密謀不測。懿潛爲之備。爽黨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往荊州。辭懿。懿詐爲疾篤。錯亂其辭。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曹芳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是奏郭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陳闕下。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芳。屯於雒水浮橋上。奏爽等。爽惶懼。通懿奏。旣而有司發爽與何晏等謀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皆夷三族。二月。芳使太常王肅冊命懿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如漢霍光故事。懿上書辭讓。書十餘上。冬十二月。許之。復加九錫。朝會不拜。懿言太祖有大功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見懿威詐益盛。謀廢芳立楚王彪。因黜懿。三年春三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淦水。請發兵討之。懿知其謀。不聽。夏四月。懿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逆于武丘。面縛水次。以淩歸雒陽。至頂。淩仰煬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卒于雒陽。年七十三。芳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子昭爲晉王。追尊曰宣王。武帝篡代。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懿內忌。

外寬猜阻多權變。當操丕世。勤於吏職。輸力效計。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卒無猜嫌。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并其支黨男女無少長。姑姊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遂專大柄。畀之師昭。竟遷魏鼎云。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沈毅多大略。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正始末。懿將襲誅曹爽。獨與師謀。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事平以功封長平侯。懿卒。師令其黨白芳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乃命師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統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正元元年春正月。曹芳以師擅政弱寡。王室不得有爲。乃密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樂。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寶賢等謀。以太常夏侯元代師輔政。師密知之。殺豐。捕誅元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芳廢皇后張氏。增師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芳以元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諷郭太后下令廢芳。詔公卿會議。羣臣失色。師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于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命。師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于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曰。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遣郭芝入白郭太后。后與芳對坐。芝謂芳曰。大將軍奏廢陛下。芳乃起。郭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郭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

但當速取璽綬。郭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喜，乃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芳受命涕泣，與郭太后別，就乘輿副車，從太極殿南出。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師曰：「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乃與羣公奏郭太后，使請璽綬。」郭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于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羣臣，以郭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曹髦。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尙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髦於元城。師復請璽綬，郭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以璽綬手授之也。」髦至，乃親受璽。癸巳詔曰：「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勛。」師固辭相國，初師目有瘤，使醫割之，驚而目出。謹案：正元二年，司馬師伐毌丘儉，文欽傳及晉書：蒙之以被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辛亥卒於許昌，年四十八。二月喪至雒陽，髦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克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爲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千戶，諡曰忠武，昭爲晉王，追尊曰景王，武帝篡代，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昭字子上，景初三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雒陽典農中郎將，值曹叔奢侈之後，昭獨除苛役，勸農趨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曹

爽寇漢以昭爲征蜀將軍。副夏侯元出駱谷。次於興勢。漢將王林夜襲昭。昭堅臥不動。林退。昭謂元曰。費禕已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爲後圖。爽等乃還。遂拜議郎。及誅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夏四月。還洛陽。髦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謹案。晉書。文帝紀。甘露三年春二月。斬諸葛誕。夏四月。歸於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曹爽之誅。在齊王芳嘉平元年。與甘露三年相隔十載。中間攻戰封拜事實不一。今於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于戶下。卽接夏四月歸于洛陽。夏四月上有闕文。五月。髦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年。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昭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戶。食三縣。諸子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錄先世名臣元功之子孫隨才敘用。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均監青州諸軍事。景元元年夏四月。髦復命加爵秩如前。又讓不受。髦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堪。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廢昭。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尙書王經。出懷中黃表詔示之。戒嚴待旦。沈業馳告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髦知事泄。帥左右攻昭。充使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刃出於背。髦殞于車下。昭召百寮議。使郭太后下令廢髦爲庶人。以民禮葬之。以王經貳子己殺之。又歸弑逆之罪于成濟。收濟家屬付廷尉。濟兄弟不卽服罪。袒而升屋。醜言悖冒。自下射之。乃殛。遂夷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更名奐。奐進昭爲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二年秋八月甲寅。奐